

群众出版社

小生缘

莫伸著



莫伸著

小生缘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尘 缘
莫伸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357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1164-6/I·424 定价:11.80元

印数:00001—43800册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么？她说，主啊，没有！

——《圣经》

D204/12

引 子

这座城市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赞叹的建筑是城墙。

据传，最早在这片土地上修建城墙的是汉高祖刘邦。公元前 202 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决定在这里建都。但由于国力不足，未能立即动工，只选建了“长乐宫”和“未央宫”。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承父业，终于筑成了象模象样、气魄恢宏的城墙。从此，城市——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称谓出现了。

有了城市，人便精英聚萃，业便繁荣发达。自然又生出八街、九陌、三宫、九市、十二门……于是城市更加具有了城市的气魄。这气魄不仅体现在玉阶金栏、凤檐龙壁，更体现在街道的布局上。“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那些四通八达、纵横捭阖的街道，恰似一个人的经络血脉，无处不畅通，无一不规整，极为周全地将城市围成一个律令森肃、秩序井然的整体。

于是腰金衣紫，富国强兵。

于是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于是……于是……

沧海桑田，人世春秋，生活的浪潮不停地咆哮奔腾，蔓蔓日茂的城墙却终于在风剥雨蚀下，渐渐地失去了昔日的雄壮。人们偶尔举目，会发现残垣断壁时露，鲜旌艳旗日凋……只是，这一切变化都是渐进的，缓慢的，人们便麻木，依然熙熙攘攘

又安安心心地

又安安心心地在城墙内循环往复，辛苦劳作，并继续生发出许多耐人咀嚼也确实博大精深的准则和规矩。

公元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这变化对每一位居住在城墙内的人来说，都犹如春雷夏雨，不仅有震聋发聩之功，而且具钟灵毓秀之力。那些终日碌碌的城市居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艳阳当头，新风扑耳；突然发现城外天地开阔，物蕴华美，于是熙熙攘攘，相扶相携，纷纷迎春、游春、踏春、咏春、赏春、赞春……须臾之间，城市中的街道突然显出了狭窄。原本通畅的脉络如今处处淤滞。人心不古，街面上已不再仅仅有马车、自行车、国产的解放牌大卡车，而是五洲风云臻聚，四海喧声如雷。丰田、皇冠、奔驰、尼桑、奥迪、马自达、伏尔加、达契亚、桑塔纳……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你争我挤，一片噪声。

有了疾驰如飞的汽车，便有了猝然撞人的可能。何况，车进了许多，路却还是一成不变的格局。于是翻车、撞车……流血丢命不说比比皆是，起码时有发生。以致于好一段时间，这成了政府官员和名流学士沸沸扬扬论争不止的一个热点问题。

有人拍案怒吼：如若熟视无睹，你危兮，我危兮，人人危矣！

有人从容倡议：多建立交桥，多修快车道。拓宽旧路，扩展新支。

有人睥睨不屑：强力高速，社会进步之象征。撞播几人，何足挂齿！

喧喧沸沸，林林总总，高谈雄辩，各执真理。

平民百姓却不大关心这些争论。他们要过日子。而普通人家的日子是平凡的、琐碎的、毫无色彩的。与那些高谈大谈没有多少关系。

于是他们继续日复一日地生存着、生活着，继续着他们的

柴米油盐、七情六欲。这中间，自然会翻演出一些并不惊天动地的故事……

是以为记。

第一章

1

事后白晓栋怎么也想不出，这位叫钱温馨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时候进的门？为什么大家竟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位漂亮姑娘进来了呢？

那是初春的一个上午，太阳冲破了多日的阴霾，使天空和大地又温暖又明亮。他审看了一篇小说稿件，认为还需要修改，于是召来编辑部的老徐、小黄、小梁，请他们都看看。这是他的习惯，对一篇稿件的褒贬从不以个人好恶来定，而是尽可能多地征求大家意见。尽管他是主编，是国内相当有名气的文艺评论家。

小黄先看。他三下五除二地翻完，很不屑地把稿子往桌子上一扔，连想也不想，就用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所特有的无所顾忌和横冲直撞向他发起攻击了：

“你就让我们看这地摊水平呀！老白！”小黄说，声音很响亮，象是有意扯高了嗓门，“坦率地说吧，这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需要修改的问题。它连起码的审美价值都不具备。这种过时的观念，简直让人感到返回了人类史前期嘛……”

接下来是一连串爆炸性的名词。什么“小说文字艺术的张力”、“作家主观理性的神彩”，什么“构思的聚焦性与可变性”，

什么“命意的多元化和四维空间射”……

白晓栋没有针锋相对，只微微一笑。这是大度的表现，也是成熟的表现。象小黄这样的大学生他见得多了。从十多年前他当一名普通编辑时，便年复一年地有许多大学生来找他。他们拿来自己写的稿子，除了愤世嫉俗，牢骚满篇，就是前卫得不得了的高谈阔论。但在现实生活的海洋里，他们消失了。消失得那么快，那么无情。无论如何，现实生活比他们更强大。他们很快就触礁了，沉没了……

面对着他的微笑，小黄失去了战斗力。他的战斗力从来都是与对方的火力成正比。对方面红耳赤，他便精神大振。对方不与他接火，他便马上十分无聊！

毕竟，他还很嫩。

老徐没有大学文凭，处事却远比小黄练达，“战火”刚一停歇，马上出来斡旋：

“算了算了，该休息一下了——我给你们出个谜语，怎么样？”

老徐是个谜语专家。他不打麻将不赌博，不爱体育活动，唯一的兴趣就是制谜猜谜。据说这和20年前他编辑出版过一本书有关。那本书是《谜语四千则》。

小梁立即拥护，她是个24岁的姑娘，也是大学生。论年纪，她和小黄一样大，但比小黄显得成熟。也许，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成熟，而是她的少语使她象成熟。就中国人的观点看，沉默寡言是最大的成熟。而女同志夹在男人堆中，照例不很张狂。

她举双手赞同老徐的提议。

她和老徐关系处得极好。

本来，编辑部所有的人都认为小梁会和小黄关系好。共有四条。第一，他俩都是大学生。第二，他俩年岁相当。第三，两人相貌都不错。第四，他俩一个上海复旦毕业，一个北

学毕业，全是名牌大学。按照不成文的习俗，大学也分等级。他俩级别同等。

刚分到编辑部不久，就有热心人为他俩牵线。而最初，他俩也确乎都有些意思。他们吃饭在一起，逛街在一起，看电影和跳舞也总在一起。但没有半年，两人的关系便恢复了正常——哦，其实不能说是恢复，他们俩关系本来就很正常。只是人们都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等待着他俩之间发生些什么，于是觉得不正常。而半年时间过去，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大伙儿渐渐失望，这失望便派生出了恍然大悟的结论。

“你提要求吧，今天出什么谜体？”老徐问，脸对着大伙儿，却实际上只问小梁一个人。这使白晓栋敏感了一下。他看看老徐，老徐却一本正经的，那张脸上的皱纹似乎比平日更显浓深。说是他48岁，可看上去，倒足有小60。

“先来个运典会意。”小梁抢着说。

白晓栋不由得看了她一眼。这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对谜语也很有研究了。

“那好——药到病除——打一历史人物。”

小黄不假思索：

“华佗！”

白晓栋发现小梁瞥了小黄一眼，眼光中很有一股不屑——这个小黄也确实够呛，处处想表现自己，又处处不知该怎样表现，如果都这样来猜谜语，那真是和相声上挖苦的一样：谜面，狗的儿子。打一《红楼梦》人名。谜底，狗儿。

小梁第一个猜出来：

“辛弃疾。”

“正确。”老徐说，脸色泛光，很为自己培养出了这样的女弟子而得意，“这回来个通俗些的。打一字。听着——刘备闻其亡悲，刘邦闻其亡喜。”

小黄搔了一阵头皮，始终没猜出。小梁嘴里嘟嘟囔囔，一直用手在桌子上抠划。

“翠。”

门口响起一个声音。

几个人同时转过身，于是看见了她。她穿着一件袖子很宽松的上衣，是浅黄色的，似乎很随便，但也由此显出了洒脱。裤子纯黑，裤料极好，丝毫不打褶，这使她的腿显得挺拔修长。她的脖颈匀称滑润，腰肢柔美而富于弹性，浑身上下的曲线恰到好处，连五官的分布都准确无比。于是用不着细细分辨她的眼睛是多么乌黑，睫毛是多么浓密，皮肤是多么暂嫩。一切都被总的概念压倒。

她真美！

那一霎间，白晓栋觉得眼睛一亮。

想想真可笑，他已经39岁了。这是标准的中年人。这个年龄的人不那么容易激动，不那么容易产生美妙的幻想……

但他的眼睛却还是亮了一下。

为什么呢？

老徐的话把他从一种神奇的遐思中拉回现实：

“正确！”

一点儿不错，她猜得很正确。猜谜语常常是这样，你费尽脑汁想不出，而别人一说破，却其实很简单。只是……只是他现在的心思没有用在猜谜上。他本能地将她与小梁做了个比较，结果发现：小梁跟她比，简直是星星比月亮！

而在编辑部里，小梁是公认的漂亮姑娘！

天哪！世界上真有这么美的人！那简直不是一具血肉之躯，而是一件不容人触碰的、超凡脱俗的艺术品。无论是整体轮廓，还是具体的细节，都是那么洁白、光润，都是那么健康、匀称！

“您是白主编？”她很从容地向大家点点头，一笑，目光选

中了他。选得很自信。

“别叫主编。叫我白晓栋，或者老白。”他很快恢复常态，“找我有事吗？”

“有点儿。”她说，不知为什么，眼光扫了一下其他人。

老徐很敏感，带头退出去。紧跟着是小梁。只有小黄，好奇地不走。但恰好这时外面有人叫他。

“没关系。”她很有分寸地对大家说，“我的事不保密。”

但大家还是走了。也许，老徐和小梁是想走了。近些天，他们俩常常单独在一起。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钱。叫钱温馨。”

“钱温馨。”白晓栋毫无目的地重复了一下。

“对。金钱的钱。温是温暖的温——”

“馨呢？”

“馨香的馨！”

“好名字！”白晓栋赞叹。

“什么？”她没有听清。

“我说你取了个好名字。有了钱，生活就过得百花齐放，温馨之极！”

她笑起来，而他却突然之间感到不好意思。他原本是个持重的人，今天却突然之间变幽默了。这种幽默其实很轻佻，是不折不扣的三流水平。

而她却笑了。是真心还是敷衍故事？

“你真有趣。”

他刚想说：“是吗？那我太高兴了！”又很快压了回去。无论如何，那种造作出来的天真，那种浅薄的装腔作势不仅低能，而且令人作呕。

这真莫名其妙！为什么在她面前，自己竟变得象小黄！

“我的自我介绍还没完呢。”钱温馨说，掠了一下头发。“

我在旅行社工作，翻译兼导游。上星期一，我们接待了一批美国客人。其中有位罗伯特先生，猝发了心脏病，当时就停止了心跳——”

白晓栋猛然想起来，好象听说过这件事。

“罗伯特先生被送到医院以后，进行了紧急抢救。结果出现奇迹，停止心跳近半个钟头的他竟然又活了过来——这是一个星期前的事情。”

“现在呢？”

“现在他正常极了！能吃能睡。你知道，美国人素来好奇。他对于死而复生这件事非常惊讶，亲自去了解抢救经过，又动手写了一篇文章。”

钱温馨伸手取东西。白晓栋这才注意到她一直挎着一个不大却很精巧的挎包。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叠纸，递给白晓栋。

纸是普通信笺，字却全是洋文。白晓栋一行也看不懂。

钱温馨莞尔一笑：

“我先把罗伯特先生的意思大致转述一下吧。他这是写的一篇小说，不过又不是纯小说，其中含有新闻性。这在美国很流行，叫做新新闻主义小说。放在国内，大概是叫报告文学或者特写。他想请编辑部的同志看看能否发表。当然，发表前必须翻译成中文……”

“那就请你代劳一下，怎么样？”

钱温馨又是一笑：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写得算是精采。文笔中充满了美国式的机智和幽默。恐怕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难以翻译。你别以为我这是谦虚。不是的。我文学水平不行。”

“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钱温馨又是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

“你对鲁迅先生提倡直译有什么看法？”

白晓栋摇摇头：

“我没有认真想过。”

“我不大同意。”钱温馨说，“虽然我很敬仰鲁迅先生，但我真正从事外语工作以后，才发现他这个观点很偏颇。有些东西直译是没法表达出意思的。比如中国人骂人的口头语‘他妈的’，要是直译过去，就成了没头没尾、毫无意义的一句话。还有许多双关语、歇后语，是独属于中国的。根本不可能被直译——我扯得太远了吧？”

“不，不。”白晓栋说，“你说得很好，我很有兴趣。”

钱温馨看了他一下。这一眼看得很平常，又似乎有些不正常，包含着一种感谢。

“罗伯特先生让我拿来了500美元，说这是翻译者的劳动报酬。再就是他考虑到他写的文章不一定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不一定能够发表。如果这样，他想在刊物上登一个广告。内容是哪位作家或者文学爱好者愿意将此事写成文章的话，他提供赞助。当然，刊登广告也需要付钱。这方面他也考虑到了……”

白晓栋有些不安。不错，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讲钱。拍电视要赞助，办刊物要赞助，随便登个广告，就得问你要一大笔钱——不过无论如何，他还不完全适应这些。尤其是当他面对着这样一位“纯艺术品”时……

“这样吧，”他说，“我还没看文章，所以不能下结论。我个人意见就由你翻译。如果内容好，可读性也强，我们当然乐于发表。”

“我刚才说了，最好编辑部请人……”

“请谁呢？人人都在忙。”

“总有不忙的。何况，给他付报酬。”

又是钱！白晓栋心里稍稍有些不舒服。抬头看看钱温馨，她却依旧坦然，丝毫没有商人做生意的味道。

想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你合适。首先，你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这就比较容易翻译。再者，虽然接触很短，但我感觉出来了，你有文学水平！”

她浅浅一笑：

“你挺会恭维人的。”

“不是恭维。我就是这么想。”

钱温馨犹犹豫豫，想了一下：“那好吧，我先试试——不过预先说好，不行了你们再请人。”

2

下班的路上，白晓栋脑子里不知为什么总晃动着钱温馨的影子。

她有多大年纪？从容貌上看，不超过二十四、五；可是从落落大方的气质上判断，又不会低于30。这真奇怪！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女性。她的典雅的气质、有序的谈吐、良好的文化素养……这一切决不仅仅是后天努力的结果。毫无疑问，她不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就是出身虽微渺、家教却十分严谨的碧玉千金……

“嗨！”谁在顿脚。

他一惊，本能地往后一仰身子。原来是小黄。

“想什么哪？老白。”

他有些窘。为了摆脱窘状，最好的办法是反攻：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事情？”

“我叫了你两声，你都不答应。”

“你叫我了？什么时候？”

“就在刚才。我老远看见你，就叫了一声。你不睬，只顾走路……”

“有事吗？”

“也没什么。”

“说吧，到底是什么？”

小黄却愕然了：

“我没什么事呀！看见你，随便叫叫。”

白晓栋微微一笑。这小伙子，一天冒冒失失。既然没事，干嘛回答：也没什么。一个“也”字，就完全颠倒了意思——不过，凭良心说，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单纯。他身上的不少缺点，就是由于太单纯了派生出来的。

“看了昨晚的电视吗？老白。”

“没有。”

“他妈的，这中国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简直邪了门，每次在关键时刻都下软蛋！请了个洋教练还是不行。”小黄说，十分气愤，“费了那么大力气准备，结果踢不过一个小小的南韩……”

一对年轻男女挽着臂膀从他们身边走过。男的穿着很一般，面相也很老。女的却妖冶得惊人，衣服穿得十分时髦。脖项下胸部裸露得很大，十分诱人……

小黄看见，突然想起什么。转了话题，神情有几分神秘：

“老白，你看出来了么？老徐和小梁打得火热！成天在一起鬼混！”

白晓栋看看他。这个小黄，到底怎么回事儿？上了名牌大学，谈的还是中文，可用词造句却一点儿也不推敲。“打得火热”、“鬼混”，这都是最拙劣的打小报告。打小报告的用词应当是闪闪烁烁、隐隐约约、含含糊糊……

“有什么根据？”

“他俩成天粘在一起，叽咕个没完……”

“还有呢？”

“没有了。”

白晓栋哭笑不得，想来想去，还是停住脚，口气很认真，也很诚恳地说：

“小黄，我想提醒你一句。议论别人——尤其是关系到男女间的敏感问题，一定要慎重。首先，要考虑自己说的话有没有根据，不能什么都凭主观直觉。其次，就是实有其事，也要注意不要伤害别人。”

小黄想分辩，但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

“还有，即使他们之间真的有些越格，那也是当事人双方的事。作为我们，只能诚心诚意去劝解，防止事态扩大。你不是个新观念的拥护者吗？去年还在会上讲‘性解放’是一次革命，怎么轮到别人就心里不舒服了呢？”

小黄脸涨得通红，但却无力为自己争辩。不管怎样，白晓栋说的话都是有根有据、有理有力的。去年，他确实很是赞扬了一番“性解放”，而今年——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3

推开门，妻子赵芝雅正在做饭，围着一个围裙。这是十年前她当纺织女工时用的。后来她调进了机关，这件围裙也就成了厨房里的专用品。

屋子里烟气腾腾，是油在炒锅里熬着时散出的烟。本来，要安个抽油烟机的。可是事情一忙，拖几天吧，便一拖拖了两年。生活常常这样，该做的事情必须一鼓作气去做。否则，时过境迁，再没有了当时的心境。